

[经典珍藏版]

胡适 著

中国

哲学史

下

[经典珍藏版]

中国

哲学史

下

胡适 著

青山 编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哲学史:全3册/胡适著;青山编.--北京:
新世界出版社,2017.9

ISBN 978-7-5104-6340-2

I. ①中… II. ①胡… ②青… III. ①哲学史—中国
IV. 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0984号

中国哲学史(全三册)

作 者:胡适 著 青山 编

责任编辑:余守斌

责任校对:宣 慧

责任印制:王宝根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: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nwpcd@sina.com

印 刷: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715千字 印张:54

版 次: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04-6340-2

定 价:108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(010)6899 8638



第一篇	近世哲学	/1
第二篇	理学时期	/5
第一章	周敦颐	/6
第二章	邵雍	/9
第三章	程颢	/19
第四章	程颐	/27
第五章	朱子	/30
第三篇	反理学时期	/53
第一章	顾炎武	/54
第二章	颜元	/58
第三章	费经虞与费密	/66
第四章	李塨	/97
第五章	戴震	/101
第六章	吴稚晖	/200

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/221

第五篇 论科学 /233

第一章 科学的人生观 /234

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/239

第三章 实验主义 /241

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/245

【第一篇】 近世哲学



中国的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：

一、理学时期——西历 1050 至 1600 年。

二、反理学时期——1600 年至今日。

理学是什么？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，其实是禅宗、道家、道教、儒教的混合产品。

其中有先天太极等等，是道教的分子；又谈心说性，是佛教留下的问题；也信灾异感应，是汉朝儒教的遗迹。

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却是古来道家的自然哲学里的天道观念，又叫做“天理”观念，故名为道学，又名为理学。

程颢（大程子，明道先生，死于 1085 年）最初提出“天理”的观念，要人认识那无时不存，无往不在的天理。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体认天理，“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”。这是纯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学。

程颐（小程子，伊川先生，死于 1107 年）的天资不如他的哥哥，但比他哥哥切实的多。他似乎受了禅宗注重理解的态度影响，明白承认知识是行为的向导，“譬如行路，须要光照”。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，规定了近世哲学的两条大路：

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

“敬”是中古宗教遗留下来的一点宗教态度。凡静坐，省察，无欲，等等，都属于“主敬”的一条路。“致知”是一条新开的路，即是“格物”，即是“穷理”：“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”所以程子教人“今日格一物，明日又格一物；今日穷一理，明日又穷一理”。

后来的理学都跳不出这两条路子。

有些天资高明的人便不喜欢那日积月累的工作，便都走上了那简易直接的捷径，都希望从内心的涵养得到最高的境界。

宋代的陆象山（九渊，死于1192年）与明代的王阳明（守仁，生于1472年，死于1528年）都属于这一派。

有些天资沉着的人便不喜欢那空虚的捷径，便耐心去做那积铢累寸的格物工夫，他们只想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后的“一旦豁然贯通”的境界。宋代的朱子（朱熹）便是这一派的最伟大的代表。

要明白这两派的争点，可看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。阳明说：

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（朱子），何曾把他的说去用？我着实曾用来。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，……因指亭前竹子，令去格看。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，竭其心思，至于三日，便致劳神成疾。

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，某因自去穷格，早夜不得其理，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。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，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！

这个故事很可以指出“格物”一派的毛病。格物致知是不错的，但当时的学者没有工具，没有方法，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？痴对着亭前的竹子，能格出竹子之理来吗？

故程朱一派讲格物，实无下手之处；所以他们至多只能研究几本古书的传注，在烂纸堆里钻来钻去，跑不出来。反对他们的人都说他们“支离，破碎”。

但陆王一派也没有方法。陆象山说，心即是理，理不解自明。王阳明教人“致良知”。这都不是方法。所以这一派的人到后来也只是口头说“静”，说“敬”，说“良知”，都是空虚的玄谈。

五百多年（1050—1600年）的理学，到后来只落得一边是支离破碎的迂儒，一边是模糊空虚的玄谈。到了十七世纪的初年，理学的流弊更明

显了。五百年的谈玄说理，不能挽救政治的腐败，盗贼的横行，外族的侵略。于是有反理学的运动起来。

反理学的运动有两个方面：

一、打倒（破坏）

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——黄宗炎、毛奇龄等。

打倒谈心说性等等玄谈——费密、颜元等。

打倒一切武断的，不近人情的人生观——颜元、戴震、袁枚等。

二、建设

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——顾炎武、戴震、崔述等。建设新哲学——颜元、戴震等。现在我想在这几天内，提出几个人来代表这反理学的时期。顾炎武代表这时代的开山大师。颜元、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纪的发展。最后的一位，吴稚晖先生，代表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发展。

【第二篇】 理学时期



第一章 周 敦 颐

周敦颐（1017—1073年），字茂叔，道州营道人。曾做南安军司理参军，知郴州桂阳县，改知南昌县；后判合州，迁国子博士，通判虔州。熙宁初，转虞部郎中，广东转运判官，提点本路刑狱。以后，乞知南康军，因家庐山莲花峰下，名之濂溪。

他官南安时，二程之父珦摄守事，因与为友，使二子受学焉。

他的著作有《通书》四十章，《太极图说》一篇。张伯行辑有《周濂溪集》。（《正谊堂》本）

黄庭坚作《濂溪词》，序曰：

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，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好读书，雅意林壑。……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，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裳粢，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。

一、变化与自然

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；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。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

二、诚

诚字从《中庸》出来，但周氏用此字颇含深义，似有“实际”“实在”之义。

诚者，圣人之本。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诚之源也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诚斯立焉。纯粹至善者也。（《通书》一）

这明是说一个绝对的，纯粹至善的“本体”，即所谓“实在”。又说：

诚则无事矣。（二）……诚无为。（三）……寂然不动者，诚也。（四）

这虽夹有人生观的意义，但仍含有本体论的意义居多。

三、主静

他的宇宙观虽承认变化与演化，但他以无极为起点，以寂然不动的诚为本体，以诚为无事无为，故他的人生观自然偏于主静。

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。……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。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（无欲故静。）立人极焉。

以主静为“立人极”，而静又同于无欲，故他又说：

圣可学乎？曰，可。曰，有要乎？曰，有。请问焉。曰，一为要。一者，无欲也。

四、思

《通书》九云：“思者，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。”但他很不彻底：“无思，本也。思通，用也。”

第二章 邵 雍

邵雍（1011—1077年），字尧夫，范阳人，幼时徙共城，晚徙河南。李之才（挺之）摄共城令，授以先天象数之学。（程颢作《墓志》说：“先生得之于李挺之，挺之得之于穆伯长。推其源流，远有端绪。”）

他初做学问很刻苦，后来游历四方，“走吴，适楚，寓齐鲁，客梁晋。久之而归。”程颢说：

先生少时自雄其材，慷慨有大志。既学，力慕高远，谓先王之事为必可致。及其学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观于天地之运化，阴阳之消长，以达乎万物之变，然后颓然其顺，浩然其归。

一个“自雄其才，慷慨有大志”的人，到了后来，竟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士，“颓然其顺，浩然其归”！

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退居洛阳时，为邵雍买园宅。他病畏寒暑，常以春秋时行游。每乘小车出，一人挽之，任意所适。士大夫识其车音，争相迎候。故他的诗云：

春暖未苦热，秋凉未甚寒。

小车随意出，所到即成欢。（《小车吟》）

又云：

每度过东街，东街怨暮来。

只知闲说话，那觉太开怀。

我有千般乐，人无一点猜。

半醺欢喜酒，未晚未成回。（《每度过东街》）

程颢说他

在洛几三十年；……讲学于家，未尝强以语人，而就问者日众。……先生德气粹然，望之可知其贤。然不事表暴，不设防畛；正而不谅，通而不汙，清明坦夷，洞澈中外。

这里写邵雍真是一个理想的道士。程颢弟兄虽和他极要好，但都不满意于他的象数之学。程颢作邵雍的墓志，有一段说：

昔七十子学于仲尼，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，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。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为学；虽同尊圣人，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。况后此千余岁，师道不立，学者莫知其从来。

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。先生得之于李挺之，挺之得之于穆伯长。推其源流，远有端绪。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。而先生醇一不杂，汪洋浩大，乃其所自得者众矣。然而名其学者，岂所谓门户之众，各有所因而入者欤？

这明是说，邵雍之学远过于穆李，然而还自命为穆李之学。此一大段中程颢明明表示不满意于穆李，而对于邵雍之自名“其学”，也表示惋惜之意。此文向来人多不深究，今试引二程的话来作证：

明道云，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。某兄弟那得工夫？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。尧夫初学于李挺之，师礼甚严。虽在野店，饭必糲，坐必拜。欲学尧夫，亦必如此。

伊川的话更明显：

晁以道闻先生之数于伊川，答云，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，世间事无所不问，惟未尝一字及数。

总之，邵雍一生得力于道家的自然主义，而又传得当日道士的先天象数之学。

当日的洛阳学派之中，司马光于这两方面都玩过；程氏弟兄却只赏识他的自然主义，而不受他的象数之学。象数的方面，到南渡后朱震、朱熹表章出来，方才重新兴起，成为宋学的一部分。

他临死时，程颐问，“从此永诀，更有见告否？”先生举两手示之。程颐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面前路径须令宽。路窄则自无着身处，况能使人行耶？”这也是道家的精神。

他的书有：《皇极经世》六十二卷，《伊川击壤集》二十卷。（《四部丛刊》本）

邵雍中年时还有许多野心，故他的诗有：

霜天皎月虽千里，不抵伤时一寸心。（集二）

男子雄图存用舍。（二）

事观今古兴亡后，道在君臣进退间。

若蕴奇才必奇用，不然须负一生闲。（三）

他有《题四皓庙》四首，其一二云：

强秦失御血横流，天下求君君不有。

正是英雄角逐时，未知鹿入何人手。

灞上真人既已翔，四人相顾都无语。

徐云天命自有归，不若追踪巢与许。（二）

这竟是说，皇帝做不成，只好做隐士了。

他的自然主义以“变化”为中心，程颢所谓“观于天地之运化，阴阳之消长，以达乎万物之变”。他的诗常提到这个观念。

为今日之山，是昔日之原。为今日之原，是昔日之川。山川尚如此，人事宜信然。幸免红尘中，随风浪着鞭。（《川上怀旧》三，三六）

邵雍的哲学

一、变化的观念

为今日之山，是昔日之原，为今日之原，是昔日之川。山川尚如此，人事宜信然。……（《川上怀旧》）

天道有消长，地道有险夷，人道有兴废，物道有盛衰。……奈何人当之，许多喜与悲？（《四道》）

天意无伦只自然，自然之外更无天。（《天意》）

天，生于动者也。地，生于静者也。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。……（《观物内》）

他用“动”“静”作基本观念，演出这样的宇宙观：